

出家的“中国第一神童”：少年班的天才们去哪儿了？

1977年，中科院副院长方毅收到了一封推荐信，信上写道：

“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，目的是为国家选贤，因为我从未见过这样使人难以置信的孩子。”

信中提到的孩子，是当年13岁的宁铂。宁铂三岁能背诗100多首，六岁学习中医能识别草药，九岁学天文，懂得观星象，且理解力非凡，过目不忘。他被称为“中国第一神童”，被特许接受超常教育，加入了当时专为“少年天才”开设的中科大少年班。

和宁铂同在一班的还有两个“神童”，一个叫干政，一个叫谢彦波。干政擅长数学，谢彦波则有物理专长。

人们对三位神童寄予厚望。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三人并未实现人们的期待。

1974年，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中南海夜会周恩来，他提出了一条建议：“理科人才，也可以像文艺、体育那样，从小培养。”

1978年开始，各路名师南北遍寻“天才少年”，全国招生、进行考试，再进行单独的面试，试图找到在智力上超常的儿童。

宁铂就是中科大少年班的第一个学生。

老师对宁铂进行了数学、中医、天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考察，最后还和宁铂下了三盘围棋，输了两盘。来考察的老师觉得宁铂是天才，又多提了个要求，让宁铂当场赋诗一首，宁铂20分钟内写完，颇有文采，傲气尽显。

诗的前两句为：“正叹惆怅身无处，不待今朝闻明昭。”

最后两句则为：“九天遨游指日待，何见小丑奈何桥。”

担任考官的老师将宁铂的情况上报给中科院，宁铂被批准入学，他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第一个学生。1978年，副院长方毅接见了宁铂，并和他当场对弈两局围棋，宁铂全胜。下棋的照片一度成为报纸头版。

很快，宁铂获得了“中国第一神童”的头衔，他的报道满天飞，人人都知道江西出了个少年天才，也知道了中科大在找“天才”。一时间，全国人民都踊跃参与进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筛选，父母替孩子报名，老师亲朋也争相举荐。

宁铂的出名，让全国上下青少年儿童压力倍增，他们的父母经常指着报纸上宁铂照片说：“看看人家宁铂，你再看看你。”

在宁铂被批准入学的这一年，安徽13岁少年干政看到了他的报道，觉得自己也行，就报名参加了笔试。笔试通过后，考官又亲自南下面试，对干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一个西瓜，横切一刀，竖切一刀，吃完后有几块西瓜皮？”

干政不假思索回答：“4块。”

这是个数学问题，西瓜切得次数越多，口算难度越大，数字不断增加，最后干政直接写了个公式给老师：

$2(n+1)-4$

主考官知道自己又找到了天才。第一届招生，中科大的考官全国网罗了27名天才少年，其中最小的名叫谢彦波，只有11岁，刚读小学五年级。

谢彦波小学三年级学完初中数学，五年级就知道做解析几何和微积分。1977年他参加过长沙市数学竞赛，获得了优胜奖，同年做湖南省高考试题，不到一小时就得出了全部正确答案。

很快，宁铂、干政、谢彦波进入同一个班级学习，这就是中科大的第一届“少年班”。班上的孩子年纪最大的15岁，最小的11岁，平均年龄在14左右，这样的年龄进入大学集中学习，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从未有过。

但成绩还没出来，问题先出来了。

少年班的孩子太小，以至于班主任汪惠迪除了要督促他们学习，早上还要给他们煮鸡蛋、泡牛奶。晚上则要查房，替他们关灯。

宁铂的表现也开始令人担忧。北上少年班之前，举荐他的老师倪霖对宁铂表达了两点：

你被捧得太高，如在天上，希望自己能够清醒认识。

跟别的孩子不同，你早熟，早恋倾向严重。

但宁铂把这些警告全抛在脑后。班上的同学张树新说：“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，他对女孩子感兴趣。”可实际上，宁铂年龄太小，身材也不高，在女生面前并没有什么魅

力。他也不擅长和人交流，和女生说话时经常绷着，就只会说一句：

“我是宁铂啊。”

在中科大读书期间，数学家张广厚来学校做报告，所有孩子都去找他签名，只有宁铂不去，因为张广厚不认识宁铂，宁铂十分生气。老师劝他别这样，但宁铂完全不听。

宁铂确实聪明，他很会下围棋，还打得一手好牌，甚至还加入了诗社，有些同学都把他当作偶像。

但宁铂在学校的课业成绩并不突出，不及格的科目甚至比一般同学还多。

宁铂对中科大少年班开设的学科并不感兴趣，入学一年后，宁铂对班主任汪惠迪说：“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。”当时少年班的成员默认应该学“理论物理”，宁铂也不例外。宁铂想要转去南京大学学天文，但这份申请却被科大驳回了，原话六个字：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

学校的一名领导将他叫到家里说：“科大对你是很重视的。把你招进少年班就是为了专门培养你；你是一个懂事的乖孩子，又是全国少年儿童的榜样，要听话！”

和宁铂不同，干政和谢彦波学业表现十分优秀。

干政入学时也只有13岁，但相比宁铂的“叛逆”，干政一心好好读书。老师要上“特殊函数”这一课，他就提前在寒假做预习。他每天看完书，整理好笔记，再做习题，回头还要把和课堂内容相关的重要参考书再看一遍。干政在理论物理上表现尤为出色，《量子力学》满分150，他拿了145。

11岁的谢彦波更聪明。他学东西非常快，其他同学上课学完要记笔记，他一个字不写，别人要交作业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有一次热力学统计考试，少年班其他同学都复习了5天，谢彦波一页书没看，最后考了98分。别人问怎么做到的，谢彦波说：“我上课认真听就行了。”

开学那天，谢彦波在玩一只铁环，他一边把铁环滚来滚去，一边迈入了学校。

转校申请被拒绝之后，宁铂的注意力开始越来越涣散，他花在理论物理上的时间很少，几乎所有时间都献给了他的“爱好”。在学天文的愿望被打击之后，宁铂开始对“星相学”感兴趣，甚至迷恋宗教和气场。

宁铂在校成绩表现一般，但是媒体对他的渲染丝毫没有减少，他依然是少年班招生的活招牌。

记者们称呼他为神童，有人甚至要求宁铂在七步之内要做出首诗来。

在中科大闷闷不乐的宁铂，有天遇到了当初推荐自己读少年班的老师倪霖，宁铂对他说：

“我就像是祭坛上的一只羔羊，为了祈福，就要杀死我。”

本科毕业后，宁铂被中科大留校当助教，媒体的头条再次给了宁铂：“中国神童，全国最年轻助教。”这一年宁铂19岁。

其后几年他三次想考研究生，但每一次都报了名又不敢去。因为如果没考上，媒体肯定会报道，宁铂不敢考。

1989年到1991年，宁铂连续三年考托福想要出国，但是他英语并不出色，三次都没有过。

宁铂和自己的崇拜者程陆华结婚，住进了单位分的一个小房子里。他日渐沉迷宗教，吃素，或者研究哲学问题，离正常人的生活越来越远。

宁铂几次尝试“逃跑”。1993年，宁铂和妻子吵了一架，干脆南下去做生意，最远到了海南。但中科大还是把他找了回去。2002年，宁铂又跑到五台山出家，结果中科大又叫人把他接了回来。

宁铂痛苦万分，写信给推荐自己的老师倪霖：“我是条活鱼，被摔死卖了。”

相比宁铂，谢彦波和干政一直好好在学校待着，融入了“少年班”的氛围，但他们身上有别的问题。

一直到毕业前，谢彦波的成绩都十分优秀。但班主任汪惠迪看出了他的弱点：“人际关系这一课，心理健康这一课，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，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。”

1982年，15岁的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，他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读硕士，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读博士，但因为和导师关系处理不好，博士他没拿下来。

为了学业，谢彦波辗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，跟随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菲利普·安德



森学习，但谢彦波又因为性格过于骄傲，与安德森不和。

谢彦波解释道：“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，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。”

还没等谢彦波和导师的关系缓和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，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紧急回国。之前有传闻谢彦波用手Q威胁过安德森，有记者向谢彦波求证，谢彦波否认：“我没有。”

干政同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理论物理，也同样因为和导师不合而回国。回国后中科大邀请他继续在本校读博士，干政拒绝了。干政觉得读博士浪费时间，凭借自己的本事不可能找不到工作。

但事实是，干政连续几年都找不到事情做。他向中科大申请回校留教，但被中科大拒绝，因为那时学校老师最低学历要求是博士。

1998年，“第一神童”宁铂上了央视的谈话节目，在这期节目中，他激烈地抨击了“神童教育”。

宁铂是“少年班”中唯一公开向“神童教育”开炮的学生，但那一场节目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，20年过去了，人们不再关心神童，也不再认识宁铂。

宁铂出家被中科大找回来后的第二年，他又跑到寺庙出家，这一次成功了。

宁铂的父亲，宁恩渐十分不理解儿子的做法，他坚持说：“宁铂还在学习，他还没有完蛋，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。”

宁铂自己说：“即使是我的父母，也更愿意接受媒体塑造的那个天才宁铂。”

为了逃避现实，父亲宁恩渐举家离开了江西赣州，因为觉得宁铂的“坠落”，让整个家族都蒙了羞。

“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，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。”

妻子程陆华也和宁铂离了婚，记者采访时，她不愿意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已经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。”

而与此同时，回国几次就业受到挫折的干政，既没有继续深造学业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他和母亲住在中科大东区附近一个老旧小区里，他想要回中科大上班，但这个愿望却怎么也实现不了。

少年班同学聚会时曾邀请过干政，他拒绝了。记者想要当面采访，他也不愿意。他在电话里说到自己的信息只有一句：

“我的生活天天如此，没有工作，非常单调，没有任何好说的。”

那之后干政再没了消息。

谢彦波也在走下坡路。有一次宁铂遇到了他的导师，导师说：“这孩子脑子有点笨，死板。”

宁铂反驳道：“他怎么会笨？”

宁铂再次遇到谢彦波时，他发现谢彦波确实“习惯已经养坏了。”

“也许他太为自己小时候那种一点即

通，一学即会这种东西陶醉了。”

博士学业肄业后，谢彦波回校当副教授，研究了二十几年理论物理，人到中年，却突然对自己从事一生的科学职业产生了怀疑。

谢彦波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，怀疑所有都是骗局，他甚至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自然科学瓦解。

记者采访他，谢彦波说：“我要跟他们fight(战斗)。”而“他们”具体指谁，谁也不知道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，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发表演讲：“这是革命的春天，这是人民的春天，这是科学的春天！让我们张开双臂，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！”

全国上下都在喊一个口号：“早出人才，快出人才。”

“少年班”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，宁铂、干政、谢彦波是被选中的三个作为典型宣传的孩子。

1978年之后，中科大的少年班一直都在招生，不过从第五届开始，不再进行单独的考官面试择优录取。所有候选的孩子依旧要参加高考，然后再从高分者中进行筛选。

其实少年班也出过非常多人才，比如曾担任清华紫光总裁的郭元林，微软全球总裁、百度总裁的张亚勤，他们也都毕业于第一届中科大少年班，和宁铂三人为同班同学。

但幸运的是，没有人叫他们“神童”。他们藏在三人的光环后面，唯一的任务似乎就是好好学习，自由生长。

在那些年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中，干政和谢彦波努力做出“神童”的样子，但最后两人都失败了。

唯一和过去划清界限的可能只有宁铂。为了逃跑，他准备了二十多年。

还在中科大读书时，宁铂最喜欢在篮球场滑旱冰、在逍遥津公园乱逛、在合肥城摄影，他最喜欢和朋友去拍照，一玩就是一整天，玩得特别开心。

中科大拒绝了宁铂的转校申请后，宁铂和朋友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普通人？”

老师听了，却说：“你宁铂为什么不考研不去做研究？你宁铂怎么甘心做普通人？”

宁铂反问：“我怎么不能做普通人？我就是想玩儿。”

2005年，凤凰卫视尝试联系宁铂，他说自己已经出家，不愿意多谈少年时期的事。三年后，他还了俗，当了佛学院的老师，十年后他考取了心理咨询资格证，想要帮助那些迷茫的青少年儿童。

记者去采访他，宁铂拒绝面谈，但回了条短信：

“谢谢您的关心，还不错，可以做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事情。”

前两年，宁铂去看望老朋友，几个人吃了饭，唱了卡拉ok。朋友说宁铂还是那么热情仗义，那天大家都过得很快乐，很开心。